

先把关 (Gate keeping) 马来西亚第十一届选举报章新闻分析报告

回应人/陈科威 (檳城理工大学社会转型中心研究员)

这是国内首份出现，对大选报章分析，有理论、数据、涵盖范围最广的研究。它努力把学者或普罗大众对报章在报导大选新闻的印象量化，大家一般认为报章不公平报导，可是，国内从来就是少了这类更完整的量化分析。之前非常质化的研究，¹似乎也面对某种程度的瓶颈，虽然解释大选报导的偏颇与否，可是却无法进一步扩展论点的真实性。²

首先要提出的一个主要疑问是，此研究的目的是尝试建立一个大选新闻报导的偏颇指数，还是真的想要通过偏颇指数，进一步测量报社的新闻专业能力的指标？从整份研究报告，我们只看到偏颇指数的分析，却没有测量到报社的新闻专业能力。而且，偏颇指数，真的可以有效测量报社新闻专业能力吗？这样一个第一次的大选分析研究，或许野心可以不必太大，只建立偏颇指数就够了。

理论架构

平衡报导这部分似乎不属于理论架构部分，更正确或属方法的立论考虑。

第三段说，此研究乃根据量的概念，即消息来源或敌对两方的发言机会，来判定是否平衡，而非根据观点或价值的差异来评析。可是，在之后的评分时，其实涉及价值的判断，比如积极/消极、正面/负面的考量。这研究真的只使用量的概念吗？其实应该是质化量 (qualified quantification) 的概念吧？

给未来的建议是：建议一，再加入一个纯量的分析，不理积极/消极，不

1 主要为理工大学大众传播系讲师的大选媒体质性研究，主要代表学者为Mustafa K. Anuar及Zaharom Nain。

2 这里是指量化的证据，尤其在这个科学数据时代，没有数据，较难更有效说服他人。马来西亚的学术研究多为质性研究，研究资金的缺乏应该是主因，但受早期欧洲大陆 (Continental) 的传统学术训练影响也是重要因素。

理正面/负面，只看新闻来源属于谁，用manifest coding的方式，只看各方的频率（frequency）来突现报导是否给予正/反双方平衡的机会。这种方式相信可以轻易就让媒体工作者理解，这是情境需要的考虑。

虽然我国仍没反对集团，只有零散的反对政治，但分类执政集团和反对集团是可以理解的。一来容易分析，二来也是一种未来的思考。建议二，以后或可把回教党分别出来，此研究中不也有分类性别和回教国的新闻编码吗？应该值得研究。

文献处理的把关人理论，如何进一步来诠释新闻的偏颇及其指数？这是一个重要的文献处理意义。简单来说，把关人理论如何进入量化的考虑，或与这个量化的偏颇指数有怎样的关系？例如：这理论对类似0.1数字的解释是什么？少于0又有什么意思？但是，把关人理论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吗？还是，这理论原本就是一个质性分析的理论？

新闻评分

如果不把理论考虑进来，对类似0.1数字的解释是什么？少于0又有什么意思？会有0这种完美局面吗？依据何在？这个质问的后面，是要求研究者对其方程式的建构过程与选择，作出解释，比如偏颇反对集团为何在负的一面？标题与内文的中和，为何是要除以2，是不是认为标题与内文的所可呈现的偏颇价值是平等的，除以2似乎就只要拿回1？

这评分标准稳定（stability）吗？是否可以由他人重复（reproducibility）作另一个同样的研究？而且出来的结果仍准确（accuracy）？比如下一届大选时，可能韩院师生有兴趣，他们能得到好成果吗？还是新纪元与他们一起作，而结果一样！研究者须自己设计出来的方法有信心，不断修正，长期使用后，也可以建立公信力。

在这偏颇指数的分析中，它告诉我们，华文报比英、巫文报章的偏颇程度较低，作为第一次的研究，我们不能说这个研究在方法上已经接近完美，但指数所呈现的竟然是我们之前在印象中知道的事情，因此，我们可以说基本的face validity已经有了。

在华人报战中，金斧正发表了一句名言：

“10年还是同一个话题——比如说大马没有新闻自由、媒体比不上外国开放……”（《星洲日报》/“言路版”，2004年8月24日）。

这研究已经可以很好地回答马来西亚新闻报导的部分事实与真相。